

云崖漫笔

夏雨



云崖漫笔

责任编辑：李鸿业

封面设计：彭欧嘉

云 麓 漫 笔

夏 雨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5 字数：104,000

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7116·1076 定价：0.71元

目 录

前言	(1)
良史岂有所私	(6)
瘦骨铜声	(8)
道班工人赞	(11)
槛外和局外	(14)
谈风	(17)
脸谱和抬轿	(19)
铁的必然性	(21)
同志·同心	(24)
“四路大军”	(26)
空话者戒	(29)
关于火的启示	(31)
大有希望的一代	(34)
润物细无声	(37)
“毛遂自荐”和其他	(39)
念个松箍咒	(41)
“人梯”精神	(43)
诗 漫	(45)
诗 歌 声	(47)
“冷门”和“热门”	(50)
再谈“冷门”：“热门”	(53)
考场	(56)

不薄古人爱今人	(59)
何须“门当户对”	(61)
“迷”的种种	(63)
于细微处见精神	(66)
谋和决	(69)
为“老好人”正名	(72)
病和“称病”	(75)
铁饭碗和钵盂	(78)
不要“伯乐”	(81)
述而不作	(84)
漫话开会	(86)
愧俸钱	(89)
“难得糊涂”	(91)
鸡毛掸子	(93)
除害兴利	(97)
活着和吃饭	(99)
白剧《望夫云》观后	(101)
仙人掌及其他	(103)
从小事做起	(105)
可贵的挺身而出	(107)
吉卜赛人的“自由”	(109)
没有理想就失去脊梁	(112)
家教	(114)
也谈特异	(116)

不很开心	(118)
遇害如故	(120)
也说鬼	(123)
敢遣春温上笔端	(126)
关系学和扯皮学	(129)
不信不流	(132)
战斗未有穷期	(134)
真实的描述	(137)
自信力	(140)
铺路石子	(142)
不仅是胜负问题	(144)
要有个好的精神状态	(146)
谁写历史	(149)
也谈“面子”	(151)
“旋涡”余流	(154)
严和松	(157)
春风吹又生	(160)
墙和路	(162)
“居炉火”和关心	(164)
“大锅饭综合症”	(166)
救救“心灵落水者”	(169)
安心立命	(171)
金钱和体温	(173)
事后诸葛亮的“才能”	(178)

可贵的坚持	(181)
做真诚的求索者	(183)
知识和情操	(186)
真才和露才	(189)
宽小过 总大纲	(192)

前 言

从历史的角度看，有些年代黯然无光，不值一书；有些年代却是光彩夺目，值得大书特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五年多，是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代之一。这是经历过一段奇寒酷冷后出现的大好春光。祖国的春天复苏了。这些年代将以拨乱反正为标志而载诸史册。

在这些岁月里，人们从“左”的梦魇的窒息中清醒过来，在十年动乱的暴虐摧残后逐渐恢复了生机。象大病初愈的人一样，能走出户外去呼吸春天的气息，是多么惬意、多么珍贵啊！同时，也象大病初愈的人一样，身体尚虚，余悸犹存。这些都不能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打上某些具有时代特点的印记。开始时是“春已归来”，但是“乍暖还寒时候”，也不能不在政治、经济、文化以至人们日常生活中有所反映。这些年里，人们的思想呈现出空前的活跃，思想解放的潮流冲破了许许多多的暗礁险滩，奔腾向前，不可逆转。另一方面，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上也出现了某些混乱，有迷惑，有彷徨。人世间既是五彩缤纷，又是眼花缭乱。

五年的时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是在这些日子里中华大地上变化之大之速，是前所罕见的。在此期间，我竟不知不觉地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了数百篇短文，其中大多数是在假日和业余时间写的，真是“逝者如斯夫”！这些短文自知俱无佳作，不过信手写来，尚非无病呻吟，因而也就成了其时其地的社会生活某些侧面的客观反映，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记录了这段时间里的某些足迹。不管把这些短文目之为小小的浪花也好，飘浮的泡沫也好，但它毕竟是属于这段历史溪流中的些许浪花。

十年动乱留下的创伤，虽然已在日益痊愈，但是它的后遗症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全消除的。它反映在各方面工作中的步履艰难，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以及人们思想上的种种复杂现象，在一些短文中难免有所涉及，然而并未去深入分析，因而无非是些浮光掠影之作，只是多多少少有些光和影而已。

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建议我把那些有关谈青年思想的，或者青年人还可以看看的，选出几篇编个集子。感谢他的用心和美意。这些年来，文艺园地颇为繁荣，小说集、诗歌集之类出版数量之多几乎是空前的，然而短文編集出版的则寥寥无几。对于出版社破例的好意，也就欣然应命了。这些大都是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间的旧作，除少数几篇外，

这次編集仍按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

《春城晚报》在八十年代初创刊后，曾辟一专栏，名为“云崖漫笔”，我曾陆续为此专栏写过一些短文。居于云崖之巅看人论事，很难看得真切；而云崖又处于激浪水拍之上，也难得悠闲从容。于是云崖上之漫笔，就不能不是匆促浮浅之作了。就借用“云崖漫笔”作为我这集子的名称吧。

我曾因写过几篇极为平淡的杂感之类，在十年动乱中被“英雄们”批得一塌糊涂，这是很难忘怀的。但积习难改，一九八〇年立春之日，我曾为此发过几句感慨，文甚短，录以备忘，题目叫做《立春再感》：

再感的“再”字，是从唐代诗人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中套用来的。他写此诗时，离第一次游玄都观写诗已十四年了，诗云：

“百亩庭中半是苔，

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今又来。”

我写此文，距写前文《立春有感》已是十八年了。我在一九六二年给《文化生活》副刊写的那篇短文，不满千字，意思浅显，平淡无奇，但竟然逃不脱林彪、“四人帮”的魔爪，鞭撻达十年之久，这无论如何是始料不及的。一九六六年，遍布国中

的“三家村”文字狱，罗织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诬我的《立春有感》和邓拓同志所写的《今年的春节》是南北呼应。那时有口难辩，但辩又何用！现在，离写《立春有感》已十八年了，因此文而身陷囹圄也已十四年了。林彪、“四人帮”这伙罪恶的“道士”哪里去了呢？真是历史的无情的嘲弄。

十八年前所写的《立春有感》，是讲的人要有朝气，气可鼓而不可泄；要干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干劲，没有朝气，行吗？这触怒林彪、“四人帮”一伙，是理所当然的了。现在，正当立春佳节，我仍然要写，气可鼓而不可泄。八十年代是大有作为的年代，眼前到处充满了生机，人们正在满怀信心、精神振奋地为四化尽心尽力。当然，前面还有很多困难，有待我们去战胜。但历史的潮流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这是毫无疑义的。

这里，不禁想起宋代词人辛弃疾一首《汉宫春》词中的几句：“春已归来”，八十年代头一年的春天不是已经归来了吗，这毕竟是事实。“却笑东风从此，便熏梅染柳，更没些闲。”东风这种忙于“熏梅染柳”的劲头，可爱至极，真是到处可见。可是，“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还有麻烦，还有困难。林彪、“四人帮”的残余，是不肯收尽余寒的，甚至还会制造新的余寒。然而，“春

已归来”，毕竟是无法扭转的了。让浩荡东风去驱尽余寒吧。现在，一天也不能耽误，在四化建设中，迈开步伐前进吧，要闲那得工夫！

良史岂有所私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是后汉时李固给黄琼信中的一句话。此信是很有名的。但我认为，李固临刑前给胡广、赵戒的信，更值得一读。

李固在议立由谁继承帝位的问题上，得罪了大将军梁冀。后来，梁冀借故把他杀了。原来和李固同样主张的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却屈从于梁冀的淫威。李固在临终前，给胡广、赵戒一封信：

“固受国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图一朝梁氏迷谬，公等曲从，以吉为凶，成事为败乎？汉家衰微，从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颠而不扶，倾覆大事，后之良史，岂有所私？固身已矣，于义得矣，夫复何言！”

虽短短不足一百字，无异是一首“正气歌”。至少有三点时至今日也是很有教益的。

一是他为自己忠于的事业英勇献身，不惜以身殉。“不顾死亡，志欲扶持王室，”不过是为了想选立一个较好的皇帝。然而，这种历史条件的局限，是不能苛求于前人的。而这种为事业英勇献身

的精神，即是在今天，也是很值得提倡的。我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人，被鲁迅称之为民族的“脊梁”的。

二是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坚信邪不压正。“后之良史，岂有所私？”梁冀只能得势于一时，终于受到惩罚。是非功过，历史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三是他对身受厚禄，“颠而不扶”，而屈从于恶势力者的鄙视。有些人一到关键时刻，在淫威压力之下，在歪风邪气面前，就放弃原则，不问是非，成了苟全性命的软骨头，或者成为媚悦一部分人的庸人。

据说，胡广、赵戒读到这封信后，悲愤流涕。说明他们尚有一点羞愧之心。比之那种明明干了见不得人的事，还不以为耻的人，也还算是好的了。我们的队伍中，确有这样的伪君子，骂别人很凶，而他自己却乌七八糟，自私自利，明争暗斗，不顾大局，背后捣鬼，无事生非，灵魂肮脏得很。对于这样的伪君子，要摆明真相，使他在群众中失去市场，不能让邪气压倒正气。

瘦骨铜声

新诗和翻译诗，能记得住的不很多。但有一首，已是二十多年前看过的了，至今却仍能背得出来：

“蝗虫飞呀飞，
飞来就落定；
落定一切都吃光，
从此飞走无音信。”

这是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写的。据说当时他在敖德萨总督府当个小官，总督对他傲慢无礼，他绝不阿谀谄媚。总督为了屈辱他，派他去调查蝗灾。他异常气愤，调查归来后写了一个“报告”，即这首诗。可以想见，总督读到这份“报告”是什么滋味！报告交了以后，普希金立即提出辞呈。他保持了一个诗人的尊严。多么可贵的硬骨头精神啊！

这不禁使我想起我国唐代著名诗人李贺。李贺面对封建社会许多不合理现象，时时发出愤懑不平之声，有些诗写出了极其深沉的感慨。他的遭遇同普希金有很多相似之处。他的一首咏马诗写道：

“此马非凡马，
房星本是星。

向前敲瘦骨，
犹自带铜声。”

这可能是他的自喻。这首诗绘声绘色地写出了好样的硬骨头。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之际，不是有很多这样的同志吗？他们刚强不屈，志行高尚，虽然遭到难于忍受的摧残和折磨，但对邪恶绝不低头，对社会主义信念始终不动摇，对革命事业前途充满了信心。想到这些同志，不能不使人激励和振奋。我常常想，在这场十分严峻的考验中，是多么难得的识别干部的好机会啊。可是也有这样的一种人，那时被吓破了胆，而现在却说自己是如何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吹得神乎其神。当时见过他如何“斗争”的人，当然知道他今天的绘声绘色的吹嘘，只不过是“神话”而已。

一个正直高尚的人，不论在任何境况下，总能保持无产阶级的硬骨头精神，爱憎分明，是非清楚，无私无畏，刚正不阿。即使在“牛棚”里，被整得精瘦了，依然是硬骨头，“犹自带铜声”。这些同志正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今天，我们多么需要这样的人啊，他们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确信，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充满了献身精神。人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同志身上。至于那些爱讲“神话”的人物，是不可

能为自己增添什么英雄油彩的。知人论事，不为这些表面现象所惑，就不会失掉信心，且增添了知人之明。